

四海游踪

走进绍兴读鲁迅

■ 吴文海

读鲁迅先生的作品,总被他那如惊雷撕裂沉默般的呐喊声震撼得心潮翻涌,同时也对他笔下的江南水乡风土人情和市井烟火萌生出一种爱屋及乌的好奇和向往,想着有朝一日能有机会走进先生故里,细细品味他的“精神故乡”,那该是一件多么快意的事情。

今年3月24日,正是江南草长莺飞时节,因为一篇小文在“中国当代散文精选300篇大赛”中荣获二等奖,我有幸跟随123位文友走进绍兴采风,终于圆上了多年的夙愿。

绍兴的早春,阳光和煦,水雾迷蒙,柳枝轻拂。跟随导游的黄色小旗来到景区入口,那块黑白分明的青石浮雕墙时,驻足仰望“鲁迅故里”那四个苍劲有力的大字,再细细端量先生那似曾相识的标志性形象,我的思绪仿佛融入了他深邃博大而又个性鲜明的精神世界当中。那如钢针般根根直竖向上的短发,瘦削如刀刻斧削的面颊,嶙峋凸起的颧骨,似乎跳动着两簇火焰的鹰窝,以及横卧唇上浓黑的一字胡,让人分明感受到《自题小像》中“我以我血荐轩辕”的爱国情怀和献身精神,触摸到《自嘲》中“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那刚毅不屈的战斗姿态和铁骨柔情,听得见《狂人日记》中“从来如此便对么?”和“救救孩子”那振聋发聩的呐喊,体会到《故乡》中“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那种“于无所希望中得救”的悖论。

是什么样的人生经历,让鲁迅在那个风雨飘摇民不聊生的历史时期,在那个封建礼教吃人不吐骨头的年代,拒绝科举考试而东渡日本习医,之后又弃医从文,执笔为刀,用其如闪电划破夜空般的呐喊去唤醒迂腐、麻木和软弱的国民?与文友们拍过合照之后,我怀着一探究究竟的心情路入了鲁迅故居。

这是一座典型的绍兴台门式建筑,青瓦粉墙,砖木结构,由台门斗、大厅、侧厢及杂屋组成,屋里的陈设保留清末原貌。抬头仰望门斗上方的“翰林”匾额,低头俯视脚下的青石板地面,穿梭于鲁迅故居的房间、卧室、厨房、当铺、堂屋,处处给人留下了许多耐人寻味的踪迹,似乎伸手就可以触摸到先生的人生底色和思想脉络。1881年诞生于这座深宅大院里的男孩不会知道,十三年后“翰林”匾额将蒙上科举舞弊案的阴霾——祖父周福清因科场贿赂被判“斩监候”,父亲周伯宜的秀才功名也随之被革去。当少年鲁迅攥着典当衣物换来的银元奔走于药铺时,父亲终究还是被故作高深的庸医耽误病情而去世。这段经历,让鲁迅目睹了封建社会的腐朽和没落,他受了人间冷暖世态炎凉,他后来在《呐喊·自序》中写道:“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

来到鲁迅故里,自然要探寻先生《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的童年足迹,触摸先生文字背后的土地温度,将课本中的场景一一具象化。

百草园其实就是当年周家新台门内十几户人家共有的一个菜园,三味书屋则是当年绍兴城内的一所著名私塾。在先生笔下,这是色调不同、情韵各异的两大片景。

从鲁迅故居后院穿过一条通道,就到了百草园。多年

以后,先生以童年的视角回忆道:“不必说碧绿的菜畦,光滑的石井栏,高大的皂荚树,紫红的桑椹……单是周围的短短的泥墙根一带,就有无限趣味。”这里不仅有自然界各种奇趣无穷的植物和野鸟昆虫,还有长妈妈给他讲“美女蛇”的故事,有闰土父亲手把手传授他雪天捕鸟的诀窍,简直就是鲁迅童年时代妙趣横生的乐园。

三味书屋位于鲁迅故居的东面。“出门向东,不上半里,走过一道石桥,便是我先生的家了。从一扇黑油的竹门进去,第三间是书屋。中间挂着一块匾道:三味书屋……”鲁迅12岁至17岁在这里学习四经五书等传统经典,接受儒家教育。这是一个与百草园完全不同的封闭世界,处处受着严厉规矩的束缚。寿镜吾先生的戒尺还挂在书屋的东北角,似乎依然可以听得见他对着偷偷溜去后院玩耍的孩子们大叫:“人都到哪里去了!”;鲁迅刻着“早”字的书桌已被游客的掌心摩挲得锃光发亮,似乎依然可以感受得到“我就只读书,正午习字,晚上对课”那种枯燥乏味的压抑生活。

鲁迅纪念馆位于景区中部,就在三味书屋附近。这是一个现代化展馆,里面有鲁迅的手稿、照片和互动景区,全面展示了鲁迅的生平、文学成就及思想。周家是书香门第,鲁迅少年时期广泛涉猎了大量非正统的书籍,如《山海经》《聊斋志异》等野史与笔记小说;《三国演义》《西游记》《红楼梦》等古典文学,尤其是熟读屈原、李贺等诗人的作品。如果说三味书屋儒家经典的训练赋予他深厚的文字功底,那么野史、小说的广泛涉猎则塑造了他对人性与社会的复杂认知,这种“正统”与“异端”的碰撞,成为他日后以文学解剖国民性的重要根基。同时,鲁迅的童年也深受绍兴乡土文化影响。他常随母亲回乡探亲,观看绍兴民间戏剧,听长妈妈讲民间故事,接触农民、佣工等底层群体,让他对民间智慧与苦难产生共情,使他的批判始终带有对弱势群体的关怀,而非知识分子的高居临下。

完成了私塾学业之后,成年的鲁迅并没像祖辈和父辈那样重蹈科举之路,而是“走异路,逃异地”(《琐记》),选择进入南京江南水师学堂(后转矿路学堂)接受西方科学与思想。1902年公费留学日本,先入东京弘文学院学习日语,后转到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学医。留学期间,鲁迅通过“幻灯片事件”目睹日俄战争期间中国人麻木的精神状态,认为“救国人必先救人心”,遂于1906年弃医从文,立志以文学唤醒国民。此后,从1918年起先后发表了《狂人日记》《孔乙己》《药》《故乡》《阿Q正传》《祝福》等系列文学作品,将个人的创伤转化为对旧文化的系统性批判,最终成为20世纪中国思想启蒙的标志性人物。

景区西南侧的咸亨酒店,如今已成为一处著名的文学地标,是人们追寻鲁迅文学记忆的必访之地。酒店门前,孔乙己屈身站立在柜台前,手拈茴香豆笑容可掬地迎接客人。当年那个曾经穷酸迂腐遭人取笑的读书人,如今俨然已经成为了网红,游客们摩肩接踵,一个个耐心地站在太阳底下排队等候,争着与其合影留念,以志到此一游。

绍兴城内,水网纵横,杨柳成排,两岸的居民以水做巷。我手捧一袋茴香豆,找一处荫凉的青石板凳坐下,静静地看眼前穿梭往来的乌篷船,听着船工摇橹的欸乃声,鲁迅笔下众多的人物形象如走马灯似的,一个个浮现在脑海里。有以“精神胜利法”自欺欺人的阿Q,有以“窃书不能算偷”进行自我辩护的孔乙己,有在除夕祝福的喜庆氛围中孤独冻死街头的祥林嫂,有买人血馒头当药引的华老栓,有少年时机灵活泼的中年后麻木沉默的闰土……尽管时间已经过去百年,但鲁迅那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呐喊声依然跨越时空,在我的耳边久久回荡……

爱,是需要及时倾诉的心声,而非长久埋藏于心的隐秘。那些未曾宣之于口的牵挂与眷恋,就像蒙尘的明珠,唯有以言语擦拭,方能绽放璀璨光芒。

今年春节初一清晨,早餐过后,我迫不及待地打开小度与爹娘视频。屏幕那头,八十多岁的二老衣着整洁,精神矍铄。往年在农村,我们总会早早吃完早饭,翘首以待村里晚辈前来拜年。大家围坐一堂,分享着一年的收成,闲话家长里短,欢声笑语间,满是浓浓的年味与温情。

如今,爹娘已在大姐家生活了半年。大姐放下照看孙子的事务,全心全意照料父母。她精心准备一顿可口的饭菜,还将自己所学的养生知识倾囊相授,耐心教导二老呼吸心法。平日里,大姐细心照顾父母的饮食起居,运用原始点疗法为他们揉按、刮痧、拔罐,进行理疗。在大姐的悉心照料下,原本年近的父母容光焕发,精气神十足。远在北京的二姐和身处海南的我,心中满是愧疚。大姐总是默默扛起家庭的重任,毫无怨言地承担起赡养父母的义务,让我们能够安心在外打拼。

爹娘是山东人,秉持着传统、古板的教育方式,与孩子相处不像现代家长那般亲密无间。上世纪,他们为生活所迫,逃荒闯关东来到黑龙江。即便在异乡生活多年,家中依然保留着浓厚的山东口音。就连在这片黑土地上土生土长的姐姐和我,一家人团聚时,也会不自觉地说起熟悉的山东腔调。

母亲年轻时身材高挑,容貌秀丽,是个不折不扣的美人。但在农村生活的岁月里,她始终保持着勤俭节约的习惯。即便如今我们经济条件改善,想让她生活得更好,她依然舍不得多花一分钱。2022年疫情解封前,我陪父母住了许久。看着母亲日渐凌乱的头发,我提议带她去理发店,只需10元。可在母亲的观念里,10元依然如同七八十年代那般珍贵,她坚持不肯。无奈之下,我只好亲自为她洗头、理发,小心翼翼地打理每一缕发丝。

记忆中,母亲总是默默承受生活的艰辛,从不抱怨。每当感伤,泪水便会

感悟人生

爱,要及时说出口

■ 孙本栋

夺眶而出。三十年前,我要远赴他乡求学。临行那天,母亲早早起床为我包饺子。天还未亮,她拿着锅灶下的劈柴,在屋外点燃一挂鞭炮,为我考学离家庆贺。看着母亲欣慰的笑容,我不禁泪流满面,而母亲却强忍着泪水,鼓励我好好学习,将来有份好工作,好好生活。

一个学期后,在一个漆黑寂寥的夜晚,我回到家中。隔着老远,我大声呼喊爹娘。父亲赶忙打开门,原来他们一直未睡,等着我归来。屋外寒风凛冽,屋内四处漏风,唯有热乎的土炕带来一丝温暖。我紧紧抱住母亲,哭着说想家了,母亲只是轻轻拍着我的背,没有多说什么。

成家后,我虽是家中最小的孩子,却成了爱人家里姊妹中的老大。看到爱人那些同样出身农村的弟弟妹妹,常常将“谢谢爸爸”“谢谢妈妈”挂在嘴边,我总觉得自己的家庭太过传统古板,情感表达也太过含蓄木讷。

后来,妻子前往海南工作,我在老家停留了三个月。期间,我满心期待能借调到牡丹江市党政办公中心,完成在黑龙

江的一个心愿,可惜未能如愿。最终,我来到爱人身边。当时,爱人的同事半开玩笑地说:“你把人家儿子带到这么远,他老娘能不想吗?”那一刻,我的内心五味杂陈。那时,两个姐姐尚未退休,父母七十多岁,身体还算硬朗,独自住在小北湖林场的砖瓦房里,日子倒也安稳。

这些年,每当在传统文化学校听到《跪羊图》的歌声:“多少浮云游子梦,奔波前程远乡里,父母倚窗扉,苦盼子女的消息……”我的内心都会为之震颤。看着歌曲中旅客拥挤的站台画面,“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的话语便萦绕心头。若不是大姐在背后默默付出,给予支持,我们又怎会有在外拼搏的底气?

以前和父母联系,我总是拨打父亲的老人机,几乎都是我们主动打过去,父母很少主动联系,我们总担心打扰我们工作、休息。每次回乡,我都会调整作息,早睡早起,努力适应父母的生活节奏。

父母年纪越来越大后,爱人买了小度。母亲说,想我们时,就在小度里看看,就像我们陪在身边一样。每次视频,母亲最常问的就是:“想娘了吗?”起初,面对这个问题,我总是不知如何作答。后来,爱人提醒我,要马上回应。今年初一视频时,母亲竟主动说想我了,还重复了两遍,这让我十分意外。

直到年初四再次视频,我才知道缘由。大姐告诉我,父亲虽长期生活在农村,但喜欢读书写字,也常出门与人交流。而母亲总是待在家里,情感无处表达。于是,大姐鼓励母亲多表达情感,教她说出“我想你”“我爱你”。一开始,含蓄内敛了大半辈子的母亲难以启齿,在大姐的耐心引导下,她才慢慢学会将内心的思念说出口,从以前略带质问的“想我了吗”,变成如今温柔的“我想你了”。

是啊,情感如同涌动的潮水,若一直压抑,终会决堤。无论我们多么内敛、坚强,都应学会表达内心的情感。别让爱成为遗憾,别等岁月流逝,才追悔莫及。及时说出心中的爱,让温暖与牵挂 in 亲人之间流淌,这或许就是对亲情最好的守护。



晨曦

(油画)

周铁利作

(接上期)

等到詹汉行蹒跚而行赶到儋县的那大镇时,却是怎么也比不过鬼子们的铁甲战车和四轮大卡车。当时日军只有200人,伪军200人,不仅不费一枪一弹就迅速占领了儋县重镇那大镇,还马不停蹄地在那大镇城东的尖岭之下建起了碉堡,围上了铁丝网,并强迫老百姓出人工,日夜不停地开始赶建小型军用机场了。

詹汉行和陈月娥一生都不会忘记那个耻辱的日子:1939年的5月4日,日本侵略者的铁蹄践踏到了美丽的海南、史称“海外第一郡”的千年古郡儋州!

所以詹汉行与陈月娥未敢在那大镇久留,俩人立即前行,经过南丰镇即进入毗邻的白沙县。据说国民党的儋县县委,已经转移到了白沙县的牙叉镇。詹汉行按照上级组织的要求,开展国共两党已经形成的统一战线并一致抗战的共识,所以汉行首先要找到国民党儋县党部报到,要抢要餉要编制以寻求支持。

国民党儋县党部,暂时隐匿在白沙县一座一座大山的后面,秘藏在一片一片原始森林的里面。新盖的党部是一排小瓦房,正中间瓦房的门口,还没忘记挂出“中国国民党儋县党部”的牌子。

“县长”黄煥,先让汉行、月娥两个去官灶里用餐,一人一碗大米稀饭,就着酸竹笋,说这已经是“尽友党之谊之非常款待了”。然后大家在黄煥县长的办公室坐了下来。

黄煥五十出头,穿着米黄色的军用短衣短裤,一只脚踩在椅子边沿,另一只脚拖着木屐,但手里却是一直捂着吊在怀里的驳壳枪。他腾出一只手,展开棕织司令员冯玉驹通

红色长篇小说连载(45)

孤岛战旗红

■ 李盛华

就在中学的旁边,黄煥当时就已经是县长大人了。那时这位县官有事没事就爱到学校的台子上“训话”,以显示他是大陆读书的人。汉行记得,县长怕热,多汗,时常要掏出白手帕,擦拭亮晶晶的额头上串串汗珠子,还要双手把剩下不多的几缕头发向后理顺,抹光。两手撑着大讲台,个子矮,只露出一个大大的光脑门,声嘶力竭像在台子上唱戏的戏子一样,捏着嗓门尖声厉气地说:“党国前途,赋予学子。国家命运,系于诸位……”每次开场白,这几句话都是一字不变的。

黄县长很快已经啃完了一截甘蔗,拍拍身上和座椅上的蔗渣子,又再抓起一根,一边啃着一边嘟囔着:“黎苗人住的这些个鬼地方,太苦,太穷酸。”县长在咀嚼甘蔗,所以口齿难得清晰,他津津有味地“咯吱咯吱”地忙着啃咬,敷衍了事地跟汉行说话,“你们冯司令这玩笑开大啦。问我要枪,我会从日本人那里偷吗?让我给你们一些军餉,可我时下想吃一只白斩鸡,也是没有一个银元耶……”他打量了一下两个来找他的白茅井镇上的儋州小老乡,一个像樵夫,一个是渔姑,怎么想着还要去抗日?他见詹汉行两眼虎虎有生气的神情,于是嘲讽着哈哈大笑了起来,说,“日本人有军舰,还有航空母舰,人家还在远远的海上,你还没见到人家的影子,那像长着眼睛的炮弹就已经落在你家的茅寮上了,掉进你老娘煮番薯的大锅里啦。哈哈……而且,在军舰上就可以起飞飞机,见过吗?哈哈……”他抓起汉行的砍山刀打量了一下,随手扔到一边,蔑视地说,“你这是什么玩意儿,能发射出炮弹,还是能射出子弹?哈哈……”

(未完待续)

红尘随笔

苜蓿香绕岁月情

■ 王瑶

春日微风,轻拂城市的每寸角落,携来一丝别样气息。一日,我于小区小径漫步,一阵熟悉又久违的清香随风飘至,瞬间,我的脚步顿住,往昔记忆如汹涌潮水般袭来。这股清香,正是苜蓿独有的味道,它恰似一把神奇钥匙,悄然开启我记忆深处那扇关于春日与苜蓿的大门。

小时候,每当春日暖阳唤醒沉睡大地,苜蓿便成了我们生活的主角。村庄外的田野,是苜蓿的欢乐家园。远远望去,大片苜蓿宛如绿色绒毯,在微风中轻轻摆动。放学后,我们这群孩子,好似脱缰的小马驹,急切地奔向那片苜蓿地。对我们而言,剥苜蓿不只是家务劳动,更是一场满含乐趣的冒险。

我们手持小铲子,在苜蓿地里来回穿梭。嫩绿的苜蓿芽胖嘟嘟的,像一个可爱小精灵,在阳光照耀下散发着迷人光芒。我们半蹲在地,眼睛紧盯苜蓿,左手小心拨开周围杂草,右手迅速精准地将铲子插入苜蓿根部,轻轻一撬,一棵鲜嫩的苜蓿便收入囊中。小伙伴们你追我赶,不多时,篮子里就装满了翠绿苜蓿。偶尔也会有小插曲,有些心急的伙伴为挖到更多苜蓿,动作太过匆忙,结果连根拔起,还混入了杂草。大家见了,都会哄堂大笑,笑声在苜蓿地上空久久回荡。

在物资匮乏的那个年代,苜蓿可是餐桌上的珍品。母亲心灵手巧,总能把苜蓿变成各种美味。最常见的当属苜蓿蒸菜。母亲把我们剥回的苜蓿仔细洗净、切成小段,均匀裹上面粉,放入蒸笼。很快,厨房里就弥漫起苜蓿与面粉混合的香气。蒸熟的苜蓿蒸菜色泽翠绿、口感软糯,浇上用蒜汁、香醋和香油调制的料汁,放入口中的瞬间,那股清香在舌尖猛然绽放,令人回味无穷。

除了蒸菜,苜蓿饼也是我们的心头好。母亲将苜蓿切碎,与鸡蛋、面粉搅拌,加入适量调料调成面糊。随后在热锅中倒入少许油,舀一勺面糊摊开,不一会儿,一张金黄酥嫩、散发着苜蓿清香的苜蓿饼就出锅了。咬上一口,外酥里嫩,苜蓿的清香与鸡蛋、面粉的香味完美交融,那种美味,至今仍深深印在我的味蕾上。

苜蓿,不只是一种美食,更承载着家族的记忆与情感。听奶奶讲,在过去艰难岁月里,苜蓿曾是人们的救命粮。每当青黄不接,田野里的苜蓿便成了人们果腹的希望。奶奶回忆那段时光时,眼中常闪烁着泪光,她感慨苜蓿的恩情,也感叹如今生活的来之不易。那些关于苜蓿的故事,如同种子在我心中生根发芽,让我对苜蓿多了一份特殊情感。

如今,我离开家乡多年,生活在县城。尽管超市随时能买到各类新鲜蔬菜,但每到春日,我总会格外想念家乡的苜蓿。那一抹翠绿、一缕清香,承载着我童年的欢乐、母亲的关爱和家族的记忆。每次吃到苜蓿,我仿佛又回到充满生机的小村庄,看到母亲在厨房忙碌的身影,听到奶奶讲述的那些古老而温暖的故事。

前几日,我特意买了些苜蓿,依照母亲的方法做了一份苜蓿蒸菜。当我把蒸好的苜蓿端上桌,家人纷纷投来好奇目光。孩子迫不及待尝了一口,眼中满是惊喜:“爸爸,这个好好吃呀!”看着他们满足的模样,我心中暖流涌动。在这苜蓿的清香里,我深知,它已化作一条无形却坚韧的纽带,一端系着过去的悠悠岁月,一端连着当下的幸福时光。它不仅是美食的传承,更是情感的延续,在未来的日子里,这份苜蓿香将继续在岁月长河中飘荡,把家族的温暖与爱代代相传,永不消散。

诗苑撷芳

荷之韵

■ 羊江雯

淤泥中你举起杯盏,
盛满整个夏天的光。

风来时低头,
不是顺从,
是丈量自己与水的距离。

当蜻蜓数完波纹,
你忽然松开拳头——
把粉白的秘密,
轻轻,
放生。

临江仙·立夏

■ 吕应璋

昨夜南风悄度,今朝晓色新妆。融融波影泛诗香。碧桃垂坠处,纤柳傍池塘。
十里轻红盈袖,千山翠绿迎阳。一杯纯酿醉骄阳。莺声催出谷,蝉韵唤清凉。